

新聞深度分析簡訊

通識教育中心編印 <http://www.pu.edu.tw/~gec/index1.htm>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七日

促進就業、工作不穩定與中產階級分化—— 法國反「首次雇用契約」(CPE)運動之分析*

陳瑞樺、林麗雲**

法國自今年 2 月 7 日開始，發生了一連串反對德維爾潘政府「首次雇用契約」(CPE)就業方案的抗議行動。經過兩個多月的抗爭，最後終於由總統席哈克宣布撤換設立法案的條文而告一段落。對學生聯盟及工會團體而言，這無疑是一場重大的勝利。然而由此促進青年就業方案及反 CPE 運動所帶出的課題，並不因事件落幕而結束。

為什麼法國大學生及高中生要反對這項意在促進他們就業機會的法案？為什麼受薪的中產階級與工人一起走上街頭？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不止說明了今日法國青年世代的就業境況和心理狀態，呈現出國家在促進就業與保障就業安全這兩個目標之間可能面臨的矛盾與衝突，更揭示了經濟全球化發展下中產階級分化的趨勢。

本文的目的除了說明反 CPE 事件的緣由及經過，並將分析雇用彈性化及經濟全球化對就業造成的影響，進而說明工作不穩定與中產階級分化之間的關連。

一、失業問題、促進就業政策、反 CPE 運動

法國失業問題概況

失業問題是法國目前最為棘手的社會問題，法國整體失業率為 9.6%，¹較歐盟二

* 本文第一節部分內容及第二節曾由陳瑞樺以〈法國青年反什麼？〉為題，發表於 3 月 21 日中國時報論壇版；第三節曾由林麗雲以〈中產階級為何恐慌〉為題，發表於 3 月 30 日中國時報論壇版。上述各節文字均經過修訂。

** 陳瑞樺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EHESS) 社會學博士生，林麗雲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EHESS) 人類學博士生。

¹ 2006 年 2 月底統計數字。參見 DARES/ANPE, « Le marché du travail en 2006 », avril 2006, n° 14.2. <http://www.travail.gouv.fr/IMG/pdf/2006.04-14-2.pdf>

十五會員國平均失業率 8.5% 為高，並在鄰近各國中名列前茅。²

從失業率與年齡層及空間區位的關係來看，法國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年的失業率高達 22%；各大都會郊區青年的失業率更是嚴重，男性失業率高達 36%，女性失業率高達 40%。³

此外，對於青年世代而言，各項短期約聘職務及實習工作逐漸變成求職必經之途，每兩位找到工作的青年，就有一位屬於無法長期任職的不穩定工作，這種不穩定狀態往往延續數年。⁴

德維爾潘政府促進就業政策：新雇用契約（CNE）及首次雇用契約（CPE）

2005 年 5 月法國歐憲公投遭否決，總理哈法漢（Jean-Pierre Raffarin）因此下台，⁵ 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於 2005 年 6 月接任總理，改善失業問題列為施政首要重點。8 月，新政府提出第一階段促進就業方案：「新雇用契約」（le contrat nouvelles embauches）。

根據「新雇用契約」的規定，員工人數少於二十人的中小企業在聘僱員工時可以有兩年的「鞏固期」（la période de consolidation），雇主在此期間不需提出理由便可終止契約。相較於既有勞動法規定試用期為一到三個月，新法案給予企業主極為寬鬆的雇用彈性，讓企業主在招募人力時不會因為嚴格的勞動保護條件而卻步，特別是在投入前景未可預期的新市場時，能有更長的人力需求評估時間。

2005 年 10 月底，法國都會郊區爆發延燒數十日的青少年騷動，由於郊區青年高失業率及就業困難被認為是導致動亂的重要結構因素，促進青年就業成為第二階段就業政策的重點。

2006 年 1 月，德維爾潘政府利用高中及大學的考試及放假期間，向國會提交「機會平等」（l'Égalité des chances）法案，其中包含了促進青年就業的處方：「首次雇用契約」（le 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

「首次雇用契約」可說是「新雇用契約」的青年版，主要的區別在於前者適用對象是二十六歲以下的青年及員工人數二十人以上的企業；後者適用對象是員工人數在二十人以下的企業，但不限定為二十六歲以下的青年。

這項新制度准許員工人數達二十人以上的企業在聘用二十六歲以下員工時可以有兩年的試用期，雇主在這段期間得終止契約而不需提出理由，只需付給被解雇員工至合約截止日應得總工資毛額的 8% 做為補償金，並支付政府同一總額的 2% 做為協助失業者重新就業的就業輔導金，算起來解雇一位工作滿一年的年輕人只需付一點二個月的薪資，成本相當輕微。

² 2006 年 1 月失業率，法國 9.2%、德國 9.1%、西班牙 8.4%、比利時 8.2%、葡萄牙 7.7%、荷蘭 4.5%。資料來源同上。

³ 2004 年統計數字。見 *Projet de loi pour l'égalité des chances*, n° 2787, 2006-01-16, p. 9.

⁴ 根據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於 2006-01-25 的報導，青年世代要走出這種不斷在各種短期契約間尋覓遊移的境況，平均得花上八到十一年的時間。

⁵ 在促使選民投下否決票的各項因素中，擔心歐憲條約通過會加劇失業問題居於首位。參見 *Le Monde*, 2005-05-30。

在另一方面，「首次雇用契約」提供簽約的青年勞工優於既有契約的職業訓練條件及失業救助金等保障；同時雖然「首次雇用契約」的試用期長達兩年，但契約本身並無期限。換句話說，只要受雇者能通過兩年試用期考驗而不被解雇，就能擁有一份長期持續的工作，因此德維爾潘宣稱：「首次雇用契約」是青年「進到穩定就業狀態的直接入口」。

反 CPE 抗議風潮

新制度的主要爭議點在於它讓企業主可以有兩年試用期，並且不需理由即可終止合約。在野黨及工會組織指責這項法案將使勞工就業及青年未來陷入不穩定狀態，在國民議會投票表決時，只有執政黨人民運動聯盟（UMP）的議員支持此一法案，連中間偏右政黨法國民主同盟（UDF）都表示反對。然而由於德維爾潘援引了第五共和憲法第四十九條第三款提出信任案，在執政黨掌握國會多數的情況下，要在二十四小時內提出不信任案萬無可能，法案因此得以強渡關山。

左派各黨揚言發動公民連署廢法及各種抗爭，然而不待政黨發動，結束假期及期末考的高中生及大學生已開始與工會組織串連，於 2 月 7 日發動了第一次的遊行示威。隨著學生及工會團體的串連，示威行動逐漸擴大發展成蔓延全國的政治風暴。各地大學生、高中生開始發動罷課、佔領教室、封鎖校門。3 月 10 日，索邦大學學生更佔據大樓，導致警方進入校區強力驅離。隨著事件加溫，部分遊行者在街頭與警方產生激烈衝突，雙方各自使用石塊、桌椅、汽油彈及警棍、催淚瓦斯、噴水車，造成多人受傷。即使法國總統希拉克多次出面呼籲示威抗議者與政府進行對話，但僵局遲遲無法打開。

對於抗議陣營而言，協商的前提是政府必須先撤回法案，但總理德維爾潘聲言國會已經通過的法案就應實施。面對政府強硬的態度，抗議陣營於 3 月 18 日於全法各主要城市發動遊行，根據警方估計，共有 50 餘萬人走上街頭，抗議陣營則宣稱有 150 萬人參加，然而德維爾潘政府依然不為所動。3 月 28 日，各高中、大學學生組織及工會再次於全法國發動罷工及示威遊行，遊行人數達到 105 萬到 268 萬之間。同時在學生組織和工會團體之外，許多家長和受薪階級也走上街頭表達對抗議行動的支持。從學生到家長，到工人到受薪者，抗議者的訴求一貫而簡單：「撤回 CPE！」⁶

4 月 4 日全法再次發生百萬人大遊行，之後學生開始佔領各城市的主要道路及火車站。4 月 10 日，希拉克裁定替換 CPE 法條，代之以其他協助就業困難青年進入職場的方案。4 月 12 日，國民議會通過撤換「機會平等法案」第八條；經過兩個多月的抗爭後，首次雇用契約終於走入歷史。

二、彈性雇用制與就業不穩定

相對於法國青年目前的就業狀況，德維爾潘的促進就業方案提供了縮短青年在失

⁶ 根據 Ipsos 調查機構於 3 月 25 日進行的民意調查，有 63% 的民眾認為總理應該撤消 CPE。

業及短期工作間輾轉的可能性。但為什麼有這麼多大學生、高中生及工會團體要求撤回這項法案？問題癥結不在新法案是否能夠改善青年就業不穩定的現狀，而在於這項法案本身已成為青年就業不穩定的具體象徵⁷。當十個求職青年中，有兩個找不到工作，有四個找到的是沒有保障的契約工作、短暫的代理工作，甚至是報酬極低或無報酬的實習工作，這時就業不穩定已經不只是能力與機運的問題，而是整個青年世代的就業條件。這種逐漸被固定化的不穩定就業狀態，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形塑青年世代的危機感，醞釀出一種對未來缺乏希望的普遍心理感受。

造成這種普遍心理感受的制度因素，是1980年代出現的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彈性雇用模式」。這種雇用模式將企業員工分為核心群體及外圍人員，外圍人員的第一類是替代性高的專職工人，第二類則是可利用約聘、轉包、人員派遣以滿足需求的職務。核心人員有最好的福利及待遇，可替代性高的人員則給予一般的福利，至於非固定人員則給予較差的福利，甚至將其排除在福利制度之外。這種人力資源運用構想以降低人事負擔、增加組織競爭力為主要考量，卻在過程中將人力資源當成組織生存的養料，而把員工生活保障當成邊緣課題。詭異的是，當企業將員工當成可以隨用隨棄的資源時，卻又在增加企業生產力的考量下運用另一種管理理論，企圖塑造企業文化、培養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

在彈性雇用普遍被運用在民間企業乃至政府機構時，就業市場上已不只存在就業者及失業者兩種類別，而是有三種類別：失業者、工作不穩定者、工作固定者。在工作場域中有了兩種身份，一種是正式員工，另一種是約聘僱人員，前者工作有保障，對未來能夠有所預期；後者無保障，對未來無法預期。透過彈性雇用模式，企業所達成的不只是精簡人力成本，而且還創造了以不穩定及不安全為主要效果的三元就業結構，創造出一種對未來不確定的恐懼。正是這種恐懼，為不合理的勞動剝削提供了溫床。

不管是三種類別還是兩種身份，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受雇者都只是一種類屬：工作不穩定者。大量的失業者為企業提供了產業後備軍；彈性雇用策略讓產業後備軍彼此間的替代成為現實的夢魘；而全球產業競爭下的企業重整、遷廠外移，則讓正式員工成為潛在的失業者。在整體就業不穩定的環境中，所有受雇者共同構成了就業不穩定階層，共同醞釀出整體性的心理恐懼狀態。

面對高失業及率就業不穩定狀態，國家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國家是否應該為了創造就業機會而在勞工保護上對企業讓步，讓已然處於就業不穩定狀態的勞動者進一步落入就業危殆狀態？這樣的讓步是否真能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或者只是讓原本就已存在或原本就會產生的就業機會，從一種彈性雇用模式轉換成另一種彈性雇用模式？從其他世代轉換到年輕世代？國家如何在促進就業及保障就業安全之間，在左手及右手之間取得平衡？

已故的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工作不穩定可能不是『全球化』之經濟必然

⁷ 一旦進入象徵政治的層次，「機會平等法案」的具體內容已經不再重要，「首次雇用契約」被總括為整個法案的代表，成為就業不穩定法制化的具體象徵。這時即使法案其他條文對就業安全及勞動剝削等問題提出改善措施，也已然無法被抗爭者納入考量。

性所造成的，而是來自一種政治意願。……那些看起來像是由不可改變的法則所支配的經濟體制，其實是一種政治體制，而這一政治體制之所以可行，是因為有政治權力主動或被動的勾結。」⁸這恰恰正是法國青年及各階層抗議者的感受，在他們看來，政府所推動的，正是讓就業不穩定狀態法制化，進而讓就業危殆化，這也是他們必須走上街頭的原因。

三、經濟全球化與中產階級分化

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財富集中且分配不均。這種現象首先反映在南北半球的空間配置。只是，富有的北半球和貧窮的南半球並非資源有無或資質聰愚的問題，而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歷經五百年的開發和剝削，才得以形成今日的規模。經濟全球化的另一個嚴重後果則是：中產階級流動加劇，而且不斷往兩極分化。這樣的後果與全球的空間分化是配套發展地。

「首次雇用契約」法案的內容反映了右派執政者面對失業問題時所採取的政治態度，推動此法案固然是為了解決失業問題，但選擇照顧居多數的勞動者或是選擇照顧握有資本的少數企業主，卻是政治態度的問題。雖然這波法案針對的是二十六歲以下的年輕人，但只要這種政治態度不變，誰也不敢保證下一波會衝擊到哪一個階級、哪一個年齡層。這也是為甚麼反對聲浪雖由年輕人發起，卻擴散到一般中產階級的原因。換句話說，這個法案揭露了右派執政者臣服於資本主義優勝劣敗的競爭法則，讓中產階級產生人人自危的心理緊張。

有意角逐 2007 年總統大選的現任總理德維爾潘在面對「失業」問題的龐大壓力下，下出「首次雇用契約」這步險棋。德維爾潘推出這項方案，意在鼓勵企業主多聘員工，刺激就業，降低失業率，藉此提高自己的聲望，贏得未來選民的支持。但前後三次百萬人走上街頭的浩大聲勢，卻讓執政黨內部疑慮四起，將總理德維爾潘逼到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

問題是，面對失業問題，總理德維爾潘及其幕僚為甚麼會想出這等引起爭議的制度呢？根據筆者的觀察，這是法國右派政客菁英性格自然會想得出來的「競爭」哲學，只是在法國就業市場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這種「競爭」哲學卻挑動了中產階級就業不安全的敏感神經。

新制度美其名是為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但說穿了就是降低企業主的雇用成本。在就業市場的彈性雇用規模不斷擴大的情形下，受雇者不但要唯雇主是從，更要拼命工作，表現出善於「競爭」的本事，要是競爭不過別人，那麼不好意思，只好請你走路。如果工作機會就只那麼多，自然是優勝劣敗，沒話好說。

會導致這項方案的誕生，除了右派執政者的菁英性格使然外，最重要的還是全球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因素。資本主義推動法國工業化發展，同時造就出一批大量的

⁸ Pierre Bourdieu 著，孫智綺譯，2002[1998]，《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頁 143-145。台北：麥田。

中產階級，在就業充分和國家福利制度的雙重保障下，度過了二戰結束後長達三十年的風光歲月，但隨著全球化帶來的產業外移及就業不穩定，這群原本工作穩定、生活安適的中產階級，如今卻被迫面對這場因全球經濟變動所引發的職場淘汰試煉。

在法國中產階級的眼裡看來，這項由總理德維爾潘等政治菁英所提出的「首次雇用契約」方案，不是在原有的框架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是以「競爭」來區隔原有的中產階級，讓此階級朝兩極分化。原本尋找工作不易的恐慌心理，如今還要加上一筆：即使找到了工作，生活一樣過的戰戰兢兢！

其實，台灣這幾年也和法國一樣，已然出現「中產階級沒落」的跡象，只是這項社會事實被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所掩蓋。換句話說，在工業化逐步撤退過程中，漸漸失去工作機會的台灣中產階級，卻因政治、地緣、經濟、文化等因素而被吸納進中國的勞動市場，問題是，未來不管這批中產階級會不會再度因上述原因而回流台灣，或是因此移居中國大陸，但只要資本主義的競爭法則不變，全世界的中產階級遲早都會面臨要不分化、要不沒落的命運。

徵文啟事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針對當前社會重要新聞做一背景性的
深入分析，文稿以 3000-4000 字為宜，一
經入用，稿酬從優，來稿請以文字檔存檔，
並註明真實姓名。擲寄**

台中縣沙鹿鎮中棲路 200 號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收

或 E-mail: ajyue@pu.edu.tw

靜宜大學「新聞深度分析簡訊」訂閱辦法

出版期數：以學年為單位

費用：全年—160 元

劃撥方式：帳號-21016518

戶名-私立靜宜大學

訂閱資料：姓名、地址、訂期、電話、傳真

洽詢方式：電話 04-26328001 轉 16001

傳真 04-26324175

E-mail: ajyue@pu.edu.tw

版權所有，未經本刊同意，請勿轉印！